

# 卷十五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  
 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  
 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十五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  
 論- 諸子- 4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

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之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主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大學衍義補卷第十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重民之事

舜典咨十有二牧養民之官曰食哉惟時

朱熹曰王政以食為首農事以時為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

臣按君之所以治者以民民之所以生者以食食之所以足者以農農之所以耕者以時人君所以設為州牧以子養乎民使之得以遂其生

欲遂其生。日食不可闕。欲足其食。農時不可違。此帝舜所以咨牧而必以食為先。而勉之以時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布時百穀。

臣按。帝舜於咨四岳求耆事功。熙帝載之後。即首命棄。以仍其舊職。而後繼之。敷教明刑之官。則農事在所重。而當先可知矣。

周公作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蔡沈曰。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

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首耕稼。以至為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后稷。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臣按。人君兢兢然所以居其身於無時暇逸之地者。必先知夫稼穡之艱難也。備嘗其艱難之事。而後居於逸樂之地。則知小人之所依矣。小人所依在乎稼穡。為人上者。烏可縱已之欲。以妨農事。而使之失其所依哉。

文王卑服。即康功之安民。田功之養民。

孔穎達曰就田功知稼穡之艱難

臣按文王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專意於安民養民之功然不謂養民而謂之田者周家以農事開國自公劉以來咸以稼穡為事而文王尤專心田事即是以為養民之功也

周頌曰嗟嗟臣工群臣敬爾在公公王釐賜爾成成法

求咨也來茹度嗟嗟保介農官維莫之春夏正亦又何

求如何新畲三歲於皇美來牟麥將受厥明上帝

賜明昭上帝迄至用康年豐年命我衆人甸壽具乃

鍤也鍤皆田器 奄觀銍獲禾艾獲也

嚴粦曰既嗟嘆而告臣工又嗟嘆而戒保介皆以重農之意告之也

臣按此周成王戒農官之詩凡命他官皆無詩而命農官獨有者蓋以農者王政之本周家以此開國故重其事也成周盛時其播時百穀之事具有成法群臣百官容或有不盡知者故於戒飭之際致其深嘆之言而且加以敬之一辭俾其詳考夫先王之成法以為三農之勸相既不可失其時又不可失其度自耕種以至于收

獲無一不循其序凡舊田與夫新田無一不得其宜官則盡其勸相之功民則致其耕治之力一一皆如先王成法可也嗚呼先王之世盡心於農事者如此秦漢以來豈復有是事哉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其詩曰噫嘻辭成王既昭

明假也格爾也田官率時是也農夫播厥百穀駿大發也爾

私也終三十里萬夫之田內亦服爾耕十千維耦二人

耕並

臣按我朝學士朱善謂此詩舉成王之謚則成

王以後之詩也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後王

復遵其法而重戒之率時農夫農官之職也

厥百穀農夫之事也終三十里歆其地之無遺

利也十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遺力也吁古之帝

王致力於農事也如此後世之君聽民自耕自

獲所以命官以治之者徵租賦督力役而已能

勿擾之使其得以盡力南畝已為幸矣况求其

戒教農官勸相農民勤勤懇懇如是夫

周禮遂師巡其稼穡春種曰稼秋斂曰穡而移用其民謂此遂

遂用於彼以救其時事謂如水潦暴至

遂大夫正歲簡閱也稼器耒耜之類脩稼政三歲大比則師

其吏而興。昨者能者。明其有功者農功之脩。屬其

地治者屬聚也地。縣正趣也。其稼事謂耕耘。而賞罰之勤者賞之

鄮長趣其耕耨。稽其女功勸織。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耒耦耕也。以治稼穡。趣其耕耨。行

其秩叙秩謂多寡。司稼掌巡視邦野之稼。而辨種先種後種。之種。周

知其民與其所宜地所宜種。以為法。而縣于邑間。

臣按周禮周公致太平之書也。周家自后稷以

來。以農為國。故周公於書。既作無逸。以為其君

告使其知小民之所依。而不敢逸。豫又於詩。作

豳。頌以為其君誦。使其知王業之所起。而不敢

荒寧。及其作周官也。一書之間。設官分職。其間

為農事者不一而足。或以巡稼穡。或以簡稼器

趨其耕耨。辨其種類。合耦以相助。移用以相救

行其秩叙。懸其法式。又於三歲大比。以興其治

田之畔。亦如大比之興賢能焉。或誅或賞。或興

或廢。無非以為農事而已。噫。周公之輔成王。陳

言以獻忠於上者。倦倦以稼穡為言。建官以分

治於下者。諄諄以農事為急。其知本乎。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上辛祈穀于上帝乃

擇元辰郊後吉日也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參乘保介

衣甲也之御御車也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

天子三推謂耒而進也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又曰王命布農事命田田畯也舍居也東郊皆脩封疆田

限審端徑術術與遂通也田善相也丘陵阪險原隰土

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

定準直農乃不惑

臣按天子籍田千畝收其穀為祭祀之粢盛故

曰帝籍謂之籍者借也天子執耒而進然後借

民力以終之也古之天子非無人可耕也而必

躬為之者豈專為供上帝之粢盛哉亦以為天

下之農民帥先爾天子既身為之帥先又必命

田畯之官居郊野之外以督其耕脩其封疆以

防其交爭審端徑術以通其水道善相丘陵阪

險原隰以相其地勢高下險易燥濕土地各有

所宜五穀各有所殖教之使能其事道之使達

其理皆須田畯躬親教飭之以定其準使得其

平定其直使得其正則農民無所疑惑也吁以

九重之上萬乘之尊猶且躬為之耕則夫閭閻

小民豈有不興起也哉

季春之月天子乃薦鞠衣花色如鞠于先帝薦衣以命

野虞母伐桑柘具曲簿植也簾粗者筐皆蠶具

后妃齊戒親東鄉去躬桑禁婦女母觀使不得為省

婦使咸省其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効功以

共郊廟之服母有敢惰

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后妃受內乃收繭稅以

桑為均繭之多寡以

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君皮弁素積下

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人蠶于蠶室歲既單盡也

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

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

也

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

共純讀作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

也

張栻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為務歷世相傳

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紉之勤相

與咨嗟嘆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

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



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口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紉之事。則心不存焉者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饑寒若已饑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歟。美哉周之家法也。其後幽王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召大戎之禍。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蓋推其禍端。

由稼穡織紉之事。不聞於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故誦葛覃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著乎。

臣按天子之尊。非無可耕之人也。而必躬耕以共宗廟之粢盛。后妃之責。非無可織之人也。而必躬蠶以為祭祀之服飾。所以然者。非但身致其誠信以事神明而已也。亦將以其身為天下農夫蠶婦之帥先也。由是畎畝之間。閭閻之下。聞其風教者。莫不曰。以天子之尊。后妃之貴。猶

不廢耒耜機杼之業。况吾儕小人乎。夫然將見田里無不耕之夫。室家無不織之女。人人有業。家家務本。自然無游手之民。未作之技。家給而人口。盜息而訟簡。民所以為生者。益固國所以藏富者。益厚矣。張栻以為王業之根本。於是乎在。然推其根本之所以立。則又在乎

朝廷之上。宮闈之間。其言深至切要。所謂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誠非虛語也。伏望明主於燕閑之暇。留神垂覽。天下人民不勝大願。語周宣王即位。不籍千畝。魏文公諫曰。不可。夫民

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視視也土。陽瘳瘳也憤憤也盈。土氣震發。農祥房星也晨正立春之日。日月底于天廟營室。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二月初一日。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膏也。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春官。以命我司事主農事官。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被被也。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

先時五日警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乃行百吏庶人卑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墪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警率音官以省風土廩千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衆曰徇師農師一之先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

司於五之犬保六之犬師七之犬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獲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脩其疆畔日服其罽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

臣按詩序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箋言藉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藉疏謂王一耕之而使庶民芸茅終之是借民者借此甸師之徒也漢書註韋昭亦以借民力為言臣瓚謂帝躬耕為天下先不得以假借為稱藉

謂蹈藉也。顏師古是墳說引宣王不藉千畝。文公諫為證明其非假借也。臣觀之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夫以千畝之田非一人一日所能盡意其始也。蹈藉田畝以躬三推之儀終也。假借民力以終千畝之制。爾自周以後迄于唐宋此禮不廢。然耕藉田者必祀先農。我列聖躬祀先農行藉田禮如古制。非徒以供宗廟之粢盛實所以重農事以勸相天下之民使興起農功也。

漢文帝二年正月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間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九月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文帝又詔皇后親桑以奉祭服為天下先

景帝後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

臣按成周之後最重農者莫如漢文景二帝尤  
倦倦焉非徒有是虛文也而減租之詔歲下雖  
以武帝之窮奢好武下至舟車皆有筭而於田  
租則未嘗有加焉茲則所謂誠於憫農之實惠  
也自是而後君非不耕籍田后非不親蠶非不  
下憫農之詔非不勅守令以勸相然皆尚虛文  
而已非實惠也是故農不必勸也能無擾之足  
矣善乎柳宗元之言曰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  
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  
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

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小人輟殮  
養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其生而安其  
性耶臣願

仁聖在上思王業之所本念小人之所依禁游惰  
則為之者衆省繇役則不奪其時減租賦則不  
罄所有是雖不下憫農之詔而人皆知其有憫  
念之心不設勸農之官而人皆受其勸相之惠  
田里小民不勝多幸

鼂錯言於文帝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  
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民貧則姦

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一日弗得。則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又曰。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巳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

臣按。鼂錯以此告于文帝。欲其為民開資財之

道。所以開之之要在於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而已。而其末又言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務農在於貴粟。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人君誠貴五穀而賤金玉。民知人君所貴在此。則咸知所貴重矣。九重之上。誠躬行節儉。而捐棄金玉。切切焉勸農桑。抑未作則天下之民。咸趨於南畝。而惟農之是務矣。

景帝後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

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取其資以雇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臣按農天下之本也。一言者文帝之詔，凡三見焉。而景帝武帝亦皆以是言冠於詔。先漢人去古未遠，猶知所重也。後世往往重珠玉而輕穀粟，是不知所重也。景帝此詔，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其知所重矣乎。

### 以上重民之事

治國平天下之要

### 寬民之力

易兌之彖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程頤曰：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心而說服无斁。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說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謂信之而勉力順從。人君之道，以人心說服為本。故聖人贊其大。

臣按此兌卦之彖辭。兌之義說也。兌上為君，兌

下為民有君民相說之象。人君之用民力，必以說服為本。有事而欲與民趨之，則思曰：此民所說乎？不說乎？苟民心說也，則先以趨之，則民知上之勞我，所以逸我也。咸忘其為勞矣。有難而欲與民犯之，則民知上之死我，所以生我也。咸忘其為死矣。人君之欲用民力，察夫事之理而得其正體，夫民之心而同其欲，必為天下而不為一家，必為衆人而不為一己。然後為之，則民無不勸勉順從者矣。

節之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程頤曰：聖人立制度以為節，故能不傷財，不害民。人欲之無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於傷財，害民矣。

臣按此節卦之彖，節之為言，有限而止也。為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為節。聖人體節之義，則立為制度，量入為出，無過取，無泛用。寧損己而益人，不厲民以適己，則必不至於傷財，不傷財則不至於害民矣。

詩靈臺之一章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度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朱熹曰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  
勞佚也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管表之際而庶民已  
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之恐煩民戒  
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趨父事不忍自來也孟  
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  
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此之謂也

臣按人君之用民力以興土木之工必若文王  
之作靈臺將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  
然後為之是其所以為此臺者非專以適己蓋  
不得已不得不為者也故其雖用民力民反歡

樂之若秦之阿房漢之長揚五祚則是勞民以  
奉己也民安得而不怨恨之哉民怨則國不安  
危亡之兆也

周禮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

數上地家七人一夫受田百畝七口可任也者家三

人可任力役者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家二

人每家三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

家一人以其餘為羨正卒之外唯田與追胥竭作惟田

律與逐捕寇盜則  
正率羨率皆作

臣按成周盛時其役民也因其受田之高下以

定其力役之多寡故其事力相稱而其為役也適平及其徒役之起又不過家用一人非田獵與追胥不至於並行也非若後世不復考其人之數不復量其人之產一切征發乃至於盡室而行焉

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二尺年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十六尺年皆征之其舍者謂不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旅師凡新新徒未未者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

臣據成周力役之征必稽考其版籍之數以辨其事力之任否地近而役多者則征之遲而舍之早地遠而役少者則征之早而舍之遲非若後世役民往往勞近而寬遠正與古人相反也是以自古明王尤軫念畿甸之民無事之時常加寬恤蓋以有事之時必賴其用故也然不獨寬其國中之民而已凡國之中貴而有爵者賢而有德者能而有才者服勞公事者老者疾者皆復除之與夫新新之治則無征役凶札之歲則無力政凡此皆先王行役民之義而存仁民

之心

均人凡均力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

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謂

飢荒札則無力政併與力謂疾疫則無力政免之

臣按此即王制所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者

也。然又因歲時之豐歉以定役數之多寡是以

三代盛時之民以一人之身八口之家於三日

有六旬有六日之間無一日而不自營其私也

所以為公者僅三日焉耳。後世驅民於鋒鏑起

之民以絲戍聚民以工作蓋有一歲之間在官之

日多而家居之日少甚者乃至於終歲勤苦而

無一日休者嗚呼民亦不幸而不生於三代之

前哉雖然萬古此疆界萬古此人民也上之人

誠能清心省事不窮奢而極欲不好大而喜功

庶幾人民享太平之福哉

春秋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胡安國曰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

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

為重事而况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

臣按人君之用民力非不得已不可用也蓋君

以養民為職所以養之者非必人人而食之家而給之也惜民之力而使之得以盡其力於私家而有以為仰事俯育之資養生送死之具則君之職盡矣孔子作春秋於魯僖之作類宮則不書復闕宮則不書而於作南門則書之不徒書之而且加以新作之辭以見類宮闕宮乃魯國之舊制有以舉之則不可廢雖欲不脩不可得也如此而用民力亦不為過若夫南門魯國舊所無也雖不作之亦無所加損何必勞民力以為此無益之事此聖人所以譏之歟

昭公十九年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

昔吳滅州來在昭十三年子旗請伐之王楚平王曰吾未撫

吾民今謂滅州來也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

侍者戌之曰王旒德恩舍負不舍通倦息民五年可謂

撫之矣戌曰吾聞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

民入日駭勞罷疲音死轉忘寢與息非撫之也

臣按沈尹戌此言人君之欲用民力必先有以

撫之所以撫之道在乎節用於內而樹德於

外蓋用不節則必羨衣食厚用度營宮室廣廟

宇財費於內力疲於外而民不安其居不遂其

生勞苦罷困死亡轉徙而林林而生總總而處者皆不得樂其性而且為吾之寇讎矣為人上者可不畏哉

哀公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事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賦立十六井是亦足矣

臣按施取於厚即所謂食壯者之食也事舉其中即所謂任老者之事也斂從其薄即所謂不厚斂於民也此三言者聖人雖為季孫發而以

告冉有後世人主行事以禮用民以寬要當以是為法

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孔穎達曰周禮均人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三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也臣按用民力如治城郭塗巷溝渠宮廟之類若師旅之事則不拘此制

又曰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臣按先儒謂老者食少而功亦少壯者功多而食亦多今之使民雖少壯但責以老者之功程

雖老者亦食以少者之飲食寬厚之至也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從政謂給公家之力役九十者其家不從

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

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欲去於諸侯

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已來家期不從政

臣按昔人有言夫人莫衰於老莫苦於疾莫憂

於喪莫勞於徙此王政之所宜恤者故皆不使

之從政焉如是則老耄者得以終其天年廢疾

者得以全其身體居喪者盡送終之禮遷徙者

無失所之虞是亦仁政之一端也

孔子曰張張弓也而不弛落弓也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

文武弗為也一弛一弛文武之道也

臣按此章孔子因子貢觀蜡之問而以弓喻民

以答之謂弓之為器久張而不弛則力必絕如

民久勞苦而不休息則其力必憊久弛而不張

則體必變如民久休息而不勞苦則其志必逸

弓必有時而張如民必有時而勞弓必有時而

弛如民必有時而息一於勞苦民將不堪雖文

王武王有所不能治也一於逸樂則民將廢業

則文王武王必不為此也然則果如之何而可

則文王武王必不為此也然則果如之何而可

曰不父張以著其仁。不父弛以著其義。  
子曰使民以時。

朱熹曰時謂農隙之時也。

臣按朱熹解此章謂時為農隙之時至孟子不  
違農時章則又解曰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  
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臣竊以  
謂歲時有早晚氣候有寒暑農事有易事體  
有緩急人君遇有興作必當順天之時量事之  
勢適民之願苟墮指裂肌之時礫石流金之候  
農務方殷飢寒切體而欲有所營為可乎所謂

時者非但謂農時各隨時而量其可否可也。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王安石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  
貫之善。

臣按古人必不得已而後改作非甚不得已必  
不肯快一己之私意廢前人之成功安石能為  
此言至其為相乃變祖宗之法何哉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  
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曰以政  
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

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  
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  
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  
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曰。曰。  
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  
未有窮其下而無危者也。

臣按家語此章顏子謂舜不窮其民是以無佚  
民由是推之則桀紂窮其民所以有佚民而致  
危亡之禍也可知已後世人主其尚無以苛政  
虐刑以窮其民哉

高祖七年民產子復勿事二歲

宣帝地節四年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符  
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臣按地節之詔即推廣三制父母之喪三年不  
從政之意高帝七年令民產子復勿事二歲豈  
非古人保胎息之遺意歟漢世去古未遠愛養  
元元之心猶有三代餘風已死也而憫其喪未  
生也而保其胎人君以此為政則其國祚之長  
豈不宜哉

以上寬民之力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愍民之窮

書大禹謨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貞德秀曰易虐者不虐易廢者不廢皆自克艱一  
念為之

臣

按帝舜然禹克艱之言而及於無告困窮者  
蓋人君以一人而為億兆人之父母要必億兆  
人皆得其所然後一人克盡其道君道厥惟艱  
哉是以人君欲盡克艱之道布德於有生之民

非難而施惠於無告之民為難也不虐無告不  
廢困窮帝舜不敢謂其必能而歸之於堯孔子  
謂堯舜以博施濟眾為病亦此意歟雖然人君  
富有四海苟惻然與念則澤無不被矣夫豈難  
事而必謂帝堯然後時堯哉噫樹藝者培其方  
長非難而甦其枯槁為難業醫者已其疾病非  
難而起其膏肓為難後世帝王有志於堯舜之  
治而思盡君道之難者發政施仁焉可後此  
無逸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蔡沈曰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惠鰥

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資予周給之使有生意  
臣按昔帝舜告大禹以帝堯克艱之道而以不  
虐無告不廢困窮為言今周公告成王以文王  
無逸之實而以懷保小民惠鮮鰥寡為言是知  
自古帝王所以克艱其君而所其無逸者必先  
於發政施仁而所以發政施仁者必先於天民  
之無告者前聖後聖其揆一也

詩正月篇哿矣富人哀此鰥獨

朱熹曰亂世富人猶或可勝鰥獨甚矣此孟子所  
以言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也

臣按民之生也有富有貧其富者雖不幸而孤  
獨鰥寡然猶有以為養生送死之具惟夫既孤  
獨鰥寡矣而又貧窶之絕焉生無以為生死無  
以為死其尤可哀哉是以帝王之施仁政也又  
於其中較其淺深而為之調恤使之均得其所  
焉

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曰振窮

鄭玄曰天民之窮者有四曰鰥曰寡曰孤曰獨

臣按民之生也少者賴父母以鞠之老者賴子  
孫以養之生有衣食之資死有葬祭之具則其

生遂而不窮矣。然其所以遂其生者，實賴土之人為之制產立法，使之相生養相保愛而不相棄背焉。然物不能以皆齊，命不能以皆偶，其間不能無幼弱而失怙恃，衰老而無所依傍者焉。非上之人弘保息之政，舉振救之令，則彼何所控告以全其身命而盡其天年也哉。

禮運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

養

臣按：大道之行，謂唐虞之世也。當是之時，家給而人足，老安而少懷，烏有所謂無告廢疾者哉。

記禮者，猶以此為言，以見天下為公之世，無一人之不遂其生，則雖窮而無告，病而有疾者，皆有所養焉。舉隆古之盛，以示後世之法，使凡有志於堯舜之治者，皆當以堯舜之心為心。王制：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

陳澔曰：皆有常餼，謂君上養以餼廩，有常制也。

臣按：天下之民，孰非天之所生，乃獨於幼而無父，老而無子，與夫無妻無夫者，而謂之天民，吁。

民固皆天生者也。而此四民者，力不足以養其身，言不足以達其情，則是生於天而不能全天之生。尤天之所愍念者也。人君於此四等窮人而加惠焉，是乃所以補助天之所不逮者也。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

臣按人之生也，全理氣之性，具骨肉之軀，其生也有所養，其死也有所藏，則人之始終畢矣。苟死而暴露其骼胔，必生而凍餒其身體者也。仁人君子見之，寧不惻然於心乎？此三代盛時所以因時而有掩骼埋胔之令也。

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朱熹曰：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先之也。

臣按孟子此言，即無逸所謂文王懷保惠鮮之實也。昔者明王制民之產，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其或不幸少而喪父，老而喪子，而無夫而無妻焉，故其發之於政，施之於仁，汲汲

然以此四者為先。惟恐後時。而其人或阡於死亡。而吾之惠不得以及之也。

漢文帝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阡於死亡而莫之肯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宣帝詔曰。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

章帝詔曰。蓋人君者。視民如父母。有憤怛之愛。有忠愛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廩給如律。

臣按漢世去古不遠。其惠養斯民。猶有古意。觀文帝宣帝章帝。茲三詔者。皆無上事。而特下之。顯顯然以惠此無告之天民。其視魏晉以來。因他事下詔。而附列於條款之中者。有間也。惟我聖祖登極之七年。特詔天下。其畧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朕日夕慮。

上帝有責。忠之再三。民間流離避亂。父南子北。至今不能會聚。或子歿親老。而無養親。歿子幼而無依。皆朕之過也。今詔天下有司。具名以言。朕當惠居存養。使不失所。噫。

聖祖特此下詔蓋自漢帝三詔之後所僅有者也  
唐太宗貞觀元年 年八十以上物博獨鰥寡疾  
病不能自存者米

宋崇寧元年詔諸路置安濟坊

紹興二年詔臨安府置養濟院

淳祐七年創慈幼局應遺棄小兒民間有願收養者  
官為倩貧婦就局乳視官給錢米如令

臣按前此惠民之政及於無告者往往因事而  
行其置為院場以專惠之者始見于此我

太祖開基之五年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凡民之

孤獨殘疾不能自生者許入院官為贍養每人  
月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口給三分

之二尋又改孤老院為養濟院其初著之於令

曰凡鰥寡孤獨每月給米每歲給布務在存恤

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常加體察既而著之於律

曰凡鰥寡孤獨及廢疾之人貧窮無親屬依倚

不能自存所在官司應收養而不收養者杖若

應給衣糧而官吏尅減者以監守自盜論不特

乎此其後也又申之以憲綱曰存恤孤老仁政

所先仰府州縣所屬凡有鰥寡孤獨廢疾無依

之人俱收於養濟院常加存恤合得衣糧依期  
按月支給毋令失所遇有疾病督醫治療噫  
列聖相承發政施仁咸先於斯凡頒詔條必申飭  
焉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矣臣竊以謂京城  
百萬軍民所聚無告之民不可數計有司拘於  
事例必須赴告通政司送戶部下該管官司取  
里鄰結狀然後得與居養之列文移上下動經  
旬月彼無告窮民豈能堪此為今之計乞  
敕巡城御史及兵馬司官凡遇街衢悲呼丐食  
之人即拘集赴官詢其籍貫居址挨究有無親

屬產業有產業者責之管業之人有親屬者責  
之有服之親如果產業親屬俱無即發順天府  
收入養濟院居養如此則無告之民皆沾實惠  
而衢路之間無悲號者矣

紹興十三年詔下錢塘仁和二縣踏逐近城寺院充  
安濟坊籍定老幼貧乏不能自存者及乞食之人每  
人日支米一升錢十文小兒半之

臣按宋自南渡後建都臨安既於京府立養濟  
院又於兩赤縣以近城寺院充安置坊籍定老  
幼貧乏乞丐之食日支米給錢以收養之我

朝於京府既立養濟院又於京城中東西就兩僧寺官給薪米爨熟以食貧丐之人每寺日支米三石

恩至溥也臣竊以謂兩寺之設日有所費然兩捨飯寺皆在僻靜之地易於作弊臣請東寺移於崇文門大街西寺移於宣武門大街人煙輳集處每所差部屬官一員專提調光祿官一員司飯食每當食時兵馬官兵沿街趣召給與米籌依次散食仍令巡城御史監視有不如法及作弊者罪之如此非但貧窮得食亦使街道肅

清無怨此事關係非小

京邑翼翼四方之極而使疲癯殘疾之人扶老携幼垂首喪氣匍匐於周道之旁悲號於通衢之側輦轂之下耳目所及乃尚如此何以示四遠之觀瞻豈不貽外夷之譏笑伏乞

聖明降賜敕諭榜于通衢付其責於巡城御史兵馬司官今後有匍匐悲號于道路者坐以違制之罪

崇寧三年詔諸州縣擇高曠不毛之地置漏澤園凡寺觀寄留樁積之無主者及暴露遺骸悉瘞其中各



置圖籍立記識仍置屋以為祭奠之所聽親屬祭享  
著為令

臣按先王之於民也制為養生之法而使之得  
所養有不得其養者則施之以惠鮮之政制為  
藏死之具而使之得所藏有不得其藏者則施  
之以掩埋之令不徒恤其生而又恤其死也  
聖祖於洪武三年慮天下貧民多以水火葬有傷  
風化下禮部議禮部奏民間死葬不許焚化貧  
窮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空地設為義塚以  
為瘞藏之所

祖宗良法美意今皆廢弛乞

教有司舉行是亦仁民之政之大者  
以上愍民之窮

大學衍義補卷第十五



上海圖書館藏

上海圖書館藏

上海圖書館藏

